

〈小小說〉恐慌的某個角落 /蔡榮裕

她抬頭望向遠處的陽明山，想著過去。

不論是愉快或者痛苦，都已像遠遠的山脈，總是在濛濛霧氣中。她表示，自己甚至無法感覺到那是什麼？總算是熬過來了，她卻沒想到，現在又突然變得難以獨自出門，因為那顆在胸膛裡的心臟，難以駕馭。

他更置身迷霧中，愈想要看清楚時，卻被胸膛裡的心臟說法，指向了她本身，這個具有肉體本質的人。他一時之間還不知如何了解，彷彿小說裡遠遠的英國倫敦，總是以霧氣做為起頭。

她對他說，說真的，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子。在唯一兒子剛結婚的當日晚上，她即突然莫名地喘不過氣來，周遭空氣突然變得稀薄了。

我想著，這是她目前的追憶，似水年華的過去。意味著長久以來，她自己走過的生命歷程，原本是豐厚的陳年往事，此刻，卻是稀薄如同高山空氣。或者，她要他試圖掌握生命渺渺的空氣？我也不確定，如果故事只從兒子結婚當晚說起，這意味著什麼呢？也許這是看事情的最簡便的方式。或者，談論她自己的方式中，這是最好的開始。也許還有其它不同的事件，圍繞在迷霧中卻又清楚的某些看法裡。

他卻是困惑的。他提醒自己，要避免讓自己過於快速地接受她的答案。他對於她形容自己無法「駕馭心臟」的說法，覺得很訝異，但也充滿了好奇之心。他不解，對於她說自己有能力「駕馭心臟」的念頭。何以她在這個說法裡，竟是如此自大！他甚至對自己浮現這個想法，認為她是如此自大，而覺得很抱歉。

她說著，目前多麼需要有人協助，以及周遭者的存在只是讓她覺得自己更孤獨。她強調，不知何以冒出這種感覺。

他也是孤單的人，她的說法裡將他踢出了門外。當她形容周遭者的存在只令她更孤獨時，他其實很難區分，她是在形容說話的當刻，或者只是說明來這裡之前的感受。但確是混合在一起，使得他也得面對自己在她面前，所感受到的他自己的孤單，雖然，他仍必須讓自己安穩地坐在那裡。

她沈浸在孤單裡，周遭的空氣分子也感受到了，變得氣氛冷凝。她的呼吸，反而平穩了下來。她表示，自己這輩子只知道工作，努力撐起這個家。她突然嘆息，要將積蓄在胸膛裡，多年的氣息以潑墨畫般的方式，渲染在這間房間裡。

他確定自己是在迷霧中，雖然之前覺得如此，但此刻是確知自己就在霧中。他納悶著，她在提及家後，卻突然停頓下來，好像這個家所指的，並非只是她和兒子的家，而是多重意義的家。包括她和父母的家。只是她之前很少提及這些，彷彿她是沒有歷史的人。

我想著，如果她要感嘆的是，自己已將年輕至今的所有心力，都貢獻在她所提及的這個家，這是很明晰的家的印象。但我感受到的卻是複雜的，她並非只是要抱怨，而是某種深沈的吶喊。挪威畫家孟克的「吶喊」，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印象，似乎有些老生常談了，畢竟她的神情並非如此扭曲，甚至，帶有某種親密的印象。

她並沒有繼續談關於家的話題，突然臉上一股笑意，某種溫馨在臉部肌肉伸展，是模特兒在伸展台上的貓步。她說，她有一個秘密不曾對任何人說過。

然後，她彷彿已不在室內，他也突然感到自己真的是孤單的人，她並非跟他談話，是和某個多年的老友談話，他卻不覺得自己是她的那個老友。他變得更困惑，更想要嘆氣。

她說，想著兒子當年還在吃奶時，咬著她的乳頭，她痛得要大叫。

他不覺得這是她不曾說過的秘密。

我想起多年來，大家一直在猜測，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。我疑惑著，當她說哺乳的事，是要我們注意她的笑意，或是她的乳房？

突然，她又喘氣，很驚慌的表情，喘息地說，她的心臟再度失去控制了。

他覺得自己被逼迫，必須看往她的胸前。他覺得有一層迷霧，再度罩在他和她之間，問題和重點不在胸前，卻被她的喘不過氣而引向胸前。但是他被賦予的唯一工具是，坐在原位，以思考和想像來定位迷霧中的自己。

（摘自蔡榮裕新書《水仙與櫻花：自戀的愛與死》）